

“东司”语源辨析

刘 勤¹, 大泽邦由²

(1.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2. 驹泽大学 大学院, [日本] 东京 197-0804)

摘要:“东司”是禅林厕所的称谓。关于“东司”的语源主要有“东净说”“郭登说”“除秽明王说”“洛阳官署说”“东廨说”和“东施说”六种说法。这些说法,均缺乏相关论证。不仅如此,有的出典不明,有的明显存在着谬误,有的是孤证,还有一书之中杂糅多种说法而不加辨别。“东司”一词在作于天禧三年(1019)的《释氏要览》中第一次出现,而且有北宋中期之后的文献记录可证,它的确很可能最早是由“南方释氏”传出并记录的,南宋以后才作为“厕所”的统称,并逐渐混入戏文和小说。

关键词:东司;语源;文献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6-0122-06

收稿日期:2019-08-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厕神信仰考论”(14CZW064)和四川师范大学重点课题“由厕神信仰看中国文化的基质与动力”(14YB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勤(1980—),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比较神话、宗教与民俗研究;

大泽邦由(1982—),男,日本东京人,日本驹泽大学大学院佛教学部专任讲师,主要从事佛教经典与中国语言学研究。

一 “东司”概念及问题的提出

“东司”是禅林厕所的称谓,虽源自中国,但相关记载在中国文献中却极少,反而在日本文献中保存得更多,这也反映出中国禅宗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在日语中,禅宗表示“厕所”的词汇更多,除了“东司”(とうす)以外,还有“西净”(せいじん)、“雪隐”^①(せついん、せっちん)、“后架”(こうか)、“闲所”(かんじょ)等称谓。

在禅宗文化中,厕所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七堂伽蓝之一。原始佛教将修行斋戒的场所称之为“Sangharama”,意谓“静园”,中国音译为“僧伽蓝”,简称“伽蓝”。《慧苑华严音义》记载:“僧伽蓝,具云‘僧伽罗摩’。言僧者,众也;伽罗摩者,园也。或云众所乐住处也。”^②七堂伽蓝分别为:“法堂、佛殿、山门、厨房、僧堂、浴室、西净。”^③西净,就是禅林之厕。

而禅林之厕又被称作“东司”。如曹洞宗道元禅师(1200—1253)在其著名的《正法眼藏》中,便称禅林之厕为“东司”,并专门辟有第五十四章“洗净”一章。此章引用了安世高所译《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和宗赜《禅苑清规》,对大小便的威仪方式和剪指甲、削发等洁净意义和重要性都作了论述。例如,入厕后,要用左手关上

^①在日语中,“雪隐”通常说成“せっちん”(意思是“那边”),辞书中也有用假名表示的情况,如“せついん”,还被称为“せんち”(意思是“前线”)。

虽然现在禅门不再使用这些称谓,但是却广泛地渗透到日本民间,成为习惯用语。

^②[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96册《杂集部十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③[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70页。

门,站着对厕槽作三个弹指,不能语笑、暴躁、高声吟咏,不能涕唾狼藉或在壁面上涂鸦等。^① 这些规定体现了道元禅师的思想精髓:所谓的威仪即佛法的日常修行本身。

在七堂伽蓝中,僧堂、浴室、西净为禁语之所,不许语笑,故又总称“三默堂”^②。可见,不同于世俗厕所,寺院厕所是僧人修行之地,为“众所乐往处”,故向来备受重视。同时,禅宗把厕所作为七堂伽蓝之一,说明禅宗不仅重视看经读经和祈祷仪式,还重视日常生活。

目前中日文献对“东司”一词来源的记载比较淆乱,归纳起来主要有六种认识:“东净说”“郭登说”“除秽明王说”“洛阳官署说”“东厮说”以及“东施说”。这些说法,均缺乏相关论证。不仅如此,有的出典不明,有的明显存在着谬误,有的是孤证,还有一书中杂糅多种说法而不加辨别和抉择。又可能因为有厕所忌讳的问题,所以学界也比较回避。迄今为止,还无学人对“东司”一词进行专门研究,遂导致“东司”的语源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以期对有关“东司”语源的各种说法进行整理、辨析和检讨。此论题的研究不仅具有语言学、宗教学方面的意义,而且还关系到禅宗文化交流和所涉文献的年代问题,从而具有文献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二 对“东司”各种语源说的辨析

(一)“东净说”

“东净说”认为“东司”(とうす)来源于“东净”(とうちん),是东序的厕所,也是厕所的统称,“东司”就是“东净”。这种说法见载于日僧无著道忠(1653—1744)于宽保元年(1741)刊行的《禅林象器笺》,其云:

东序者知事,西序者头首,此谓两班也。犹如朝廷有文武两阶也。(“东序、西序”条)

忠曰:朝廷制有文武两班,禅林拟之,故有东西两班也。……(明极俊禅师)云:百丈已前,无主持事也。无两序之称。亦无进退之说。……丛林熟者,归西序,谓之头首,以廉于己;世法通者,归东序,谓之知事,匡持法社。左辅右弼,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加矣。(“两班”条)

东序之厕曰东净也。(“东净”条)

西序所上之厕曰西净。(“西净”条)

东净又曰东司也。或以东司为厕通名,而在西者,亦呼为东司……(“东司”条)^③

《禅林象器笺》所设与厕所相关的条目有“净头寮”“西净”“东净”“东司”,在职位上,主要把“净头”和“持净”作为打扫厕所的角色。《禅林象器笺》把“西净”(せいちん)和“东净”(とうちん)视为一个概念,认为西序厕所“西净”和东序的厕所均可被称为“东净”(东净是统称),而“东司”则是“东净”的别称,所以“东司”也就成为厕所的总名。也就是说,“东司”的语源是东序的“东净”(因为东净是统称,所以也包括西序的“西净”),故“东司”就是“东净”。其证据就是大慧“宗门武库”一节:

钱弋郎中访真净,说话久,欲登溷,净令行者引从西边去。钱遽云:“既是‘东司’,为什么却向西去?”净云:“多少人向东边讨?”^④

钱弋郎中想去上厕所(东司),真净克文让行者引导他往西边走,钱弋郎中突然说:“既然叫‘东司’,为什么不是在东边儿,而要往西走呢?”真净克文说:“会有多少人向东?”这里就有个问题,即从《禅林象器笺》中的这段话可知,“东司”原本不应是厕所的总称,而是东边的厕所。钱弋郎中去“东司”的时候所提出的疑问,以及真净克文的回答,都是基于“东司”在东边这个前提而展开的。在此情况下,是否将“东司”解释为“厕所的总称”或解释为“西净”(西序僧人的厕所),还有待考虑。很明显,仅仅依靠这些,还很难确定“东司”的确切含义。“东司”的“东”到底是指东边还是指东序,也是不清楚的。

然而,从后述《五山十刹图》和延祐四年(1317)完成的《幻住庵清规》来看,后来“东净”“西净”确有可能分别指东边、西边的厕所。但是,将“东净”和“西净”并举的例子比“东司”出现得晚,又无法看到与“东司”对应

①〔日〕道元著、何燕生译注《正法眼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459—463页。

②〔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89页。

③以上各条分别参见:〔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278、277—278、115、114、115页。

④〔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115页。

的“西司”的例子。因此,《禅林象器笺》将“东司”解释为“东净”的别称,认为“东司”即“东净”,以“东净”(东序的厕所)、“西净”(西序的厕所)的意义为源是令人怀疑的。

(二)“郭登说”

“郭登说”认为,“东司”是厕神“郭登”之转讹。对此,《禅林象器笺》《大汉和辞典》等日本典籍都有记载。《大汉和辞典》“东司”条认为“东司”一词是由厕神“登司”转讹而来^①,惜无进一步说明和证明。而且,日本佛教词典的解释大多都是基于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所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出自《禅林象器笺》。《禅林象器笺》引明代余庭璧编的《事物异名》云:“登司,同郭登,厕神也,登主也,今人误曰登司。”但无著道忠接着否定了这种说法:“东讹作登,更随作厕神之义,转误矣。”^②此外,我们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可见“郭登说”的理由是十分薄弱的。

(三)“除秽明王说”

关于这种说法,《禅宗辞典》认为,除秽明王(乌刍沙摩明王、秽迹金刚)居住在东边,所以厕所建在东边,故其所在、所司之地——厕——被称为“东司”^③,但这种说法也没有写明来源。《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引无住的《杂谈集》说:“乌刍沙摩之真言,可于东司特诵咒,此为别段之事,不动明王之垂迹,号为不净金刚。东司不净之时,鬼若有恼人之事,则彼有守护之誓也。”^④这段记载是直接取自《禅林象器笺》^⑤。乌刍沙摩(又作乌枢沙摩、乌刍涩摩、乌刍瑟摩、乌枢瑟摩、乌素沙摩等)，“Ucchusma”，意译为“不洁净”“秽迹”“火头”“火头金刚”等,有转不净为清净之德,佛教因之于厕中祭此明王。此一信仰与日本神道原初的“除秽”思想不谋而合,故大兴其道。但是,日本现在禅宗寺院等地祭祀的厕神乌刍沙摩明王,尤其是他与厕所的关系,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确认,没有什么信仰根基,因此这个说法的可能性很小。

(四)“洛阳官署说”

唐代的洛阳称为东都,官署又叫“司”,所以洛阳(东都)的官署(司),被称为“东司”。如韩愈《送侯参谋赴河中幕》有:“东司绝教授,游宴以为恒。”^⑥顾嗣立注云:“《新唐书》本传:‘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沈钦韩注:《摭言》‘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盖公于元和二年分教东都生,在是敕之前。其补学生,亦非一时所能集,故云绝教授也。”^⑦同样,白居易《再授宾客分司》也有:“分命在东司,又不劳朝谒。”^⑧这里的“东司”,都是唐代“东都洛阳官署总称”^⑨。

一些学者据此将东司的语源溯源至唐代。如方国平说表示厕所的“东司”之语源来自“唐代设于东都洛阳的官署总称”^⑩。《汉语大词典》也将此列为“东司”的第一个义项。这无非是说表示“洛阳官署”的“东司”与表示“厕所”的“东司”是同一个“东司”,是同一个源头。然而,迄今为止,在两个“东司”之间,学者们始终无法找到沟通的桥梁,以致于方国平一方面说表示厕所的“东司”之语源来自“唐代设于东都洛阳的官署总称”,另一方面他又疑惑“缘何它又能指代‘厕所’,《汉语大词典》语焉不详”。为了弥合二者,他补充理由说,目前在方言中还存在“上厕所”用“告状”这一委婉的说法,并引述有人说老北京叫厕所为“官茅房”,简称“官房”,遂由此证明“东司”源于“洛阳官署”。^⑪

①〔日〕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修订版)》第6册,东京:大修馆,昭和六十一年(1986年)版,第5897页。

②〔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116页。

③《禅宗辞典》记载:“东司,又称东净,指的是现在的厕所。因除秽明王在东,护法佑人,所以厕所主要建在东方,故称为东司。在《释名》中有‘所谓东司,是东净、西净中的东净。因为忌讳秽语,所以称之为东司、西司。’”参:〔日〕山田孝道《禅宗辞典》,东京:光融馆,大正四年(1915年)版,第804页。今查《释名》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东司”一词,不过,说到了厕的特点“秽”。《释名》“厕、溷、圜”条云:“厕,言人杂在上非一也。或曰溷,言溷浊也。或曰圜,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参:〔汉〕刘熙《释名》,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4页。

④丁福保编《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7页。

⑤〔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第116页。

⑥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5页。

⑦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717—718页。

⑧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5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54—2255页。

⑨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⑩方国平《“东司”表“厕所”义的由来》,《汉字文化》2009年第5期,第71页。

⑪方国平《“东司”表“厕所”义的由来》,《汉字文化》2009年第5期,第73页。

但是,从时序上看,用现存的“活态”民俗无法证明唐代“东司”具有表示厕所的可能性;从逻辑上看,表示厕所的“东司”与表示“洛阳官署”的“东司”之间缺环太多。实际上,将“上厕所”用“告状”来表达,是明清以后的事情,我们在明清之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故这一说法无法成立。结合材料,更大的可能性是,明清时人将作为“洛阳官署”的“东司”杂糅进了表示“厕所”的“东司”之中,遂形成了后来民间方言中的遗留;而它原本与我们本文所讨论的具有“厕所”之义的“东司”风马牛不相及。

(五)“东厮说”

《汉语大辞典》“东司”条,于第一项“官署说”之下,又记载了第二项“东厮”：“(东司)亦作东厮。指厕所。”^①并将《张协状元》的例子作为此项的第一个例子,这无异于认为《张协状元》中的例子就是“东司”的出处。关于这种说法,还可参见郭作飞的《〈张协状元〉词汇研究》^②。

《张协状元》是南宋时^③(也有元代以降说法)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编撰的南戏作品。在《张协状元》的台词中,“东司”是出于丑角儿的“戏言”。《张协状元》戏文第四五出云：“(丑)夫人,生得好时,讨来早晨间侍奉我们汤药,黄昏侍奉我们上东司。(末)你好薰菹混杂。”^④

《汉语大词典》这里的示例有两个问题。第一,完全忽视了禅宗典籍的记载。《张协状元》的写作时代虽有争议,但不会早于南宋。而在禅宗典籍中,早在北宋时代就出现了“东司”一词。毫无疑问,《张协状元》不能说是“东司”的最早出处。第二,从词语先后来看,“东司”在前,而“东厮”在后,《汉语大辞典》应加以辨别,不能混为一谈。后者见于《型世言》《醒世恒言》《姑妄言》等,均是明清以后的作品。如《型世言》第八回:“入得刑部来,这狱卒诈钱,日间把来锁在东厮侧边,秽污触鼻,夜间把来上了桯床。”^⑤《醒世恒言》第三十卷:“路信即走入厢房中观看,却也不在。原来支成登东厮去了。”^⑥“话分两头。且说支成上了东厮转来,烹了茶,捧进书室,却不见了李勉。”^⑦《姑妄言》第九回:“忙吩咐家人将马房隔壁打扫了两间做书房,(幸喜先生通,才在马房隔壁。若稍次,定在东厮中做馆地矣。)大大小小的七八个学生来拜了先生。不但没有贽见礼,连进馆的酒都没有。”^⑧《姑妄言》第七回还出现了“毛厮”：“疑是在后院上毛厮,走去一看,也没有。”^⑨故“东司”的来源不可能是“东厮”,其最早用例,也不可能是《张协状元》。

(六)“东施说”

“东施说”认为,“东司”实际上就是“东施”,音同相转。《天台风土略·方言》记载:“厕所曰东施(思是取其丑之义)。”^⑩但此说为孤证,也无甚文献依据,大概是民间说法,不可考。

三 对“东司”一词的文献清理

如上所述,中日文献中关于“东司”语源的六种认识存在着不少问题。“东净说”主张“东司”即“东净”的别称,其语源就是两序的厕所,但其所据“宗门武库”一节,反而不能支持这个观点。“东司”之“东”,最初不应是东序之“东”。且“东净”和“西净”的并提,晚于“东司”,故《禅林象器笈》的说法不能成立。此外,“洛阳官署说”虽为近来学者所重,但是实际上表示“洛阳官署”的“东司”与表示厕所的“东司”风马牛不相及。明清之人

①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4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第827页。

② 郭作飞《〈张协状元〉词汇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49页。

③ 关于《张协状元》的写成时间,学界争论颇大。如钱南扬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认为是南宋初期,金宁芬在《南戏研究变迁》中认为是南宋中期,胡忌在《宋金杂剧考》中认为是南宋晚期。其中,金宁芬的南宋中期说证据更为充分。徐宏图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可确定为在南宋瑞平二年(1235)之前。参见:徐宏图《南宋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178页。

④ 九山书会编撰、胡雪冈校释《张协状元校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⑤ 陆人龙著、陈庆浩校点、王德等注释《型世言评注》(上),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页。

⑥ 冯梦龙《醒世恒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77页。

⑦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478页。

⑧ 曹去晶原著、林钝翁批评《姑妄言》第2册,香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440页。

⑨ 曹去晶原著、林钝翁批评《姑妄言》第2册,第316页。

⑩ 转引自:戴昭铭《天台方言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0页。按:“东施”,最早见于《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洁妻子而去之走。”成玄英疏:“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极妍丽。既病心痛,顰眉苦之。而端正之人,体多宜便,因其顰蹙,更益其美。是以闾里见之,弥加重重。邻里丑人见而学之,不病强顰,倍增其丑。”见: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5页。

才将这两个“东司”加以糅合,遂造成了后来民间“官房”“告状”之类的称谓。至于其余四种说法,根据更加薄弱,此不赘述。尽管根据目前的文献,我们还无法得出准确的“东司”语源说,但重新清理相关文献,可以找到一些痕迹。

在《大汉和辞典》中,作为佛教“东司”的例子,首先被引用的是《传灯录》中赵州从谂(778—897)和文远的问答。赵州说:“东司上不可与汝说佛。”^①这则语录很有名,而且还被道元的《正法眼藏》“洗净”条所征引。但是《大汉和辞典》所征引的《传灯录》,即《景德传灯录》中的赵州章中并没有出现这句话。不仅如此,景德元年(1004)成书的《景德传灯录》本身也没有“东司”这个词语。也就是说,《景德传灯录》在成书的时候,“东司”这个词并不普遍,甚至可能还没有产生,而《大汉和辞典》的引用极有可能是错误的,是掺入了后人的看法。

《赵州录》在《宋高僧传》编撰的北宋初期就已经存在,但现行版本是绍兴八至九年(1138—1139)刊行的,即《古尊宿语要》收录本。收录了《赵州录》的灯史,还有《祖堂集》《景德传灯录》《联灯会要》等,但唯有淳熙十六年(1189)刊行的《联灯会要》中出现了“东司”一词。因此,窃以为“东司上不可与汝说佛”的公案最早应出自大慧宗杲(1089—1163)的语录《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赵州一日在东司上,见文远过,遂唤云:‘文远’,远应:‘诺’。州云:‘东司上不可与尔说佛法。’颂云:赵州有密语,文远不覆藏。演出大藏教,功德实难量。”^②赵州关于东司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添加的,而非《大汉和辞典》所引的《传灯录》。

但是,表示“厕所”的“东司”一词,并非是在晚至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奉旨刊行并入藏的《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中才开始出现,而是更早。然而,该词并没有出现在宋初及之前的禅宗文献中。另外,在《唐五代语言词典》中也不存在,而在《宋语言词典》中被立项(其引证的语料是《宗门武库》和《张协状元》)^③。这似乎暗示了这个词至少是从宋代中期或以后才开始使用的。

果然,在北宋中期释道诚(生卒年不详)的《释氏要览》中出现了这个词。这是迄今为止禅林关于“东司”的最早记载,也是文献中关于该词的最早记载。

释道诚大约是宋咸平(998—1003)、景德(1004—1007)年间浙江钱塘人。他在开封时曾任汴京讲经论赐紫沙门。大约于回乡前十年,始寓龙华禅府,后住月轮兰若,寂绝外事,常课藏经。《释氏要览》正是道诚面对天禧三年(1019)秋真宗普度,僧尼数量激增,为教育新人而作。该书卷首崔育林所作序为天禧四年(1020),卷末王随所作跋是天圣甲子(天圣二年,1024),可作为书成之时的参考。

释道诚在《释氏要览》“屏厕”条中写到:“(厠)或曰溷,溷浊也。或曰圜,圜清也。至秽之处,宜洁清故。今南方释氏呼东司,未见其典。”^④这说明,在《释氏要览》的写作时代,南方的僧侣已经使用“东司”这一称谓,惜无更详细的记载。

又检阅、统计北宋中期之后的文献记录,基本上能印证释道诚的说法。如长芦宗赜《禅苑清规》(崇宁二年,即1103年,初刊;嘉泰二年,即1202年,再刊)、宗杲(1089—1163)《大慧普觉禅师语录》^⑤、瞎堂慧远(1103—1176)《瞎堂慧远禅师广录》^⑥、济颠道济(1150—1209)《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⑦、道元(1200—1253)《正法眼藏》等,都有对“东司”(或“东厮”“东厠”)的记载,作者基本为“南方释氏”。这说明,从文献上看,“东司”一词是最早由“南方释氏”传出并记录的。

在南宋《五山十刹图》中,也绘制了“东司”。日本大乘寺内藏有此图原本。旧说是日本留学僧人彻通义介(1219—1309)在南宋开庆元年至景定三年间(1259—1262)遍游中国南方径山、天童等禅刹,拜谒名纳,见闻图写丛林礼乐,手绘而成。但横山秀哉指出,《五山十刹图》实际上经由淳祐七年(1247)到宝祐四年(1256)

①〔日〕諸橋轍次《大汉和辞典(修订版)》第6册,第5897页。

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5年刊行,第851页。

③袁宾编著《宋语言辞典》,刘坚、江蓝生主编《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④富世平校注《释氏要览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80页。

⑤《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册,第826、851页。

⑥《瞎堂慧远禅师广录》,《卍新纂续藏经》第69册,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1989年刊行,第587页。

⑦沈孟梓叙述《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古本小说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隆庆刊本影印),第1—137页。

才得以完成,而南宋开庆元年(日本正元元年,1259)入宋的彻通义介是不可能绘制的。^①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指出,《诸山额集》所记录的匾额名中就有“东司”“东净”“西净”^②等。其中,“东司”是厕所之总称,但匾额上也会有“东净”或“西净”之名。在《天童寺》和《杭州灵隐寺》等伽蓝图中,还可发现有多个“东司”,且东、西皆有。^③ 由此可知,彼时无论是东面还是西面的厕所,都可以使用“东司”这个名称。这说明,禅林之厕被称为“东司”的传统一直保持着。

至于北宋中期的民间是否也有“东司”之谓,没有相关材料可以证明。日本曹洞宗禅僧面山瑞方(1683—1769)的《洞上伽蓝杂记》(日本安永四年即1775年刊)记载:“唐土于南方,咸呼‘东司’,然未知其据。”^④这里说中国南方有普遍使用“东司”称谓的事实,但其文献较晚,很有可能正是遵从了《释氏要览》的说法。

不过,正如前面所述,大约南宋中叶(很可能在1235年前)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编演的《张协状元》中就有“东司”一词用于丑角儿的“戏言”。可见,南宋中期的民间的确在使用这个词来表示“厕所”之意。但是,民间(或说“释氏”之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使用是否普遍?是否在《释氏要览》时代就使用了?是源自当地民间还是借自佛语?都不得而知。

此后,明代陆人龙《型世言》、冯梦龙《醒世恒言》,清代曹去晶《姑妄言》等明清小说中频频出现的“东厮”,应是由“东司”而来。且这种表达仍较晚保存于徽语、吴语、赣语、闽语之中,扎根于中国南方方言。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Dong Si”

LIU Qin¹, KUNIYOSHI Osawa²

(1. Literature Colleg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Komazawa University, Tokyo 197-0804, Japan)

Abstract: “Dong Si” is the title of the Zen forest toilet. The etymological sources of “Dong Si” mainly include six theories, namely Dongjing Theory, Guo Deng Theory, Chuhui Mingwang Theory, Luoyang Official Office Theory, Dong Si Theory and Dongshi Theory, all of which lack relevant argumentations. To make it even worse, some of the classics are unclear, some are obviously fallacies, some are solitary evidence, and even multiple statements in a book that are mix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The term “Dong Si” appeared first in the Shih Family Guide written in the third year of Tianxi (1019), and it can be proved by the literature records after the mid-North Song Dynasty. “Dong Si” was spread and recorded by *Overview of Shih Family*, and “toilet” was only used as a general term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n gradually mixed into dramas and novels.

Key words: Dong Si; etymology;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唐 普]

①〔日〕横山秀哉《禅宗建筑随想》,收入〔日〕横山正编《叢書禪と日本文化》第5卷《禪と建築・庭園》,東京:ペリかん社,2002年版,第25頁。

②这是“东净”与“西净”的首次并称,已是南宋。

③参阅:张十庆编著《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頁。

④〔日〕不琢著、荊巖慧璞編《洞上伽藍雜記》,收入曹洞宗全書刊行會《曹洞宗全書・清規》,東京:平文社,昭和六年(1931年)初版,昭和四七年(1972年)覆刻,第852頁。